

往事

启蒙老师

罗治台

我的启蒙老师姓黄,名方正,教语文,兼班主任,从一年级直带到初小毕业。黄老师中等个子,有鼻炎,有时讲着课鼻涕就流出来了,也不避讳地掏出手绢左擦一把,右揩一把。悲哀的是,黄老师这种习惯让村里爱取外号的婆娘们晓得了,私下叫他“鼻涕虫老师”。

黄老师上课时爱搞小体罚。譬如,谁不遵守课堂纪律,他会叫谁站起来。要是谁不服,不自觉站起来的话,他就会快步走到犯事学生的座位旁,一把攥着犯事学生的手臂,或衣领,连提带拖地弄上讲台的一侧,罚站。有时象征地罚站几分钟,有时就要罚站到下课。班里有个性谢的男生,调皮,他不像其他的同学那样,硬抗着不站,他有办法对付。黄老师喊他站起来,他就立马站了起来。可是,等黄老师转过背在黑板上写字时,他就坐下了。他的举动引起了同学们的窃笑,如此再三,黄老师真生气了,就大声地呵斥他“站起来”!他便慢慢吞吞站了起来,狡辩道最近身体不好,得了脚肿症,实在对不住老师和同学们,不能久站。要是黄老师也将他提到讲台的一侧罚站时,他便一屁股坐在地上。黄老师拿他没办法了,后来就不再罚他站,如此,其他的同学也跟着受益,不再罚站讲台一侧了。

黄老师教学很认真,对学生很负责,一笔一画地教我们写字。那时,他对我们常说的话是,要好好学习啦,将来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大量的文化人。

乡村小学的特点是上学晚,放学早,中午不休息。原因是,乡下孩子除了学习,还要劳动。他们有的早晚要帮家里放牛,有的要寻猪草,有的要拾柴火,还有的要帮家里洗菜做饭,带弟妹。记得我读小学时,学校每天上课是上午9点,放学下午4点半,以便孩子们早晚能帮大人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当然,有的孩子会趁着放学的空儿,在路途中多玩耍会儿。回家后大人要是问为什么?都会借口说今儿学校放学晚了,或者说学校关了他的“夜学”,关夜学就是补课,是不光彩的事,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这么说。如此,家长自然不好再追究了。

有一年夏天,天气特热,又热得早。放学后,我们不想急于回家,就蹿到小河边,脱光衣服去洗澡,我们那儿把游泳叫着洗澡。小河就在上学的路的一侧,不用转路,顺坡下坎就到了河边。河边有一小潭,潭水清澈见底,潭面不宽

水也不是很深,最深处大约也只三四米,反正我们能一个闷子扎到水底,或游到对岸。夏天,村里的孩子们常常吃完晚饭就到那儿去洗澡,嬉闹,水中追逐,或打水仗。

那天放学,没想到黄老师会跟在我的后面。当我下河一个闷子扎到对岸刚浮出水面时,岸上就有人喊叫,快来看哟,黄老师把谁的衣服书包搂走了。我抹一把脸上的水,回头一望,可不是吗?黄老师搂着我的书包和衣服已爬上大路了,正往学校走去。完啦,望着黄老师远去的背影,我差点要哭了。我正急得不知所措时,一旁的黑伢对我嚷:“还不穿上我的衣服去学校向黄老师认个错,把东西要回来?”黑伢和我同龄同村,却比我矮一个年级,不属黄老师管,所以黄老师没拿他的衣服、书包。

想想,只有这样了。我便穿着黑伢的衣服跑到学校。

黄老师正在教室等我,他见我穿了一套不合身的衣服,差点儿笑出声来。还好,黄老师没怎么大批评,只批评我不应该在放学的途中去洗澡。黄老师表示,天气热实在想下河洗澡的话,也应该先回家放好书包后告诉爹娘一声再去洗澡也不迟,要让爹娘心里有个数才对。说着,他伸出大手摸了摸我还没来得及晾干湿的头发说道:“水火无情哪,你年纪这么小,万一出了事,我们学校可担当不起啊!”

我便低着头,轻轻地说:“老师,我错了,我保证以后不再下河洗澡了。”黄老师纠正我的话,不是不让你下河洗澡,是叫你们下河洗澡时要有大人陪着。说着,他将衣服和书包还给了我,掂掂着叮咛,早点回去吧,你爹娘正盼你回家做事哩。

打那以后,我就没再在放学路上下河洗澡了。

1958年秋,我考上了潭头坡完全小学,后改为观音阁人民公社完全小学。据说,那一年,黄老师到更偏远的山区小学教学去了。

后来,我经历过许多老师,有的老师如陈年老酒,年数越久越香气四溢,沁人心脾,实难忘怀;有的则如一片烟云,随风而逝,不着痕迹。黄老师就是我心中的陈年老酒,要是他还健在的话,也该九十多岁了。

小小说

大嘴

刘正平

落日衔山,暮色如雾如烟,从四面八方向小江合围。江边小石级上,邹嫂挥着洗衣锤打着,边不停地将衣锤下的毛毯翻着个。水花四溅,“嘩嘩啦啦”,响彻灰蒙蒙的水面上。

正愁难将沉重的毛毯拧干水,突然,芦苇丛中钻出一个湿漉漉的人影。她忙叫道:“大嘴,快来给我帮一把。”

大嘴的嘴巴并不大,因说话有些离谱,才落下这个绰号。他举起一只老式军用水壶,仰起脖子“咕咚咕咚”地喝了几口水,随手将水壶扔在鱼篓里,一步步蹭着齐膝深的水走过来。登上石级,两人各紧紧抓住毛毯的一端,伸直,朝对方相反方向拧着。水哗哗地流下来,几下子就将毛毯拧成了一根大麻花。邹嫂把拧干的毛毯挽在臂弯里,凑近大嘴系在腰间的鱼篓,呵呵,一只咯大的老鳖。

大嘴一脸沮丧,没捉几多鱼,都叫你赶跑了。

邹嫂一脸嗔怪,就兴打鱼,不兴洗衣?你天天捕鱼,发了几多财哩。望着大嘴走去的背影,心里寻思,这只老鳖值好几百钱,你还不知足。她娘刚刚做了肺肿瘤切除手术,只能吃流食,且太多的忌口,不知能吃鳖不?当夜即向主刀教授电话咨询,得知野生鳖汤是最好的食疗,大喜,天没亮,就敲开了大嘴的门,要赶早班车往市医院送去这只鳖。

大嘴揉着惺忪的睡眼,哭笑不得,什么眼神呵,哪有啥子鳖?不就是扔在鱼篓里那只军用壶嘛。

邹嫂心里仍存疑,明明见着一只鳖,叫孩子存不得隔夜米。这家伙好酒贪杯,没准被他炒着下酒吃了。野生鳖是稀罕物,真假难辨,很难买到。此后每天傍黑,她都来到大嘴家门口,等候他打鱼回来,看他捉了鳖没?大嘴瞅着她

满脸倦容,心生愧疚,想着她待他的种种好处。这婆娘刀子嘴,豆腐心,对他总是恨铁不成钢,曾多次为他最合对象,因不投缘,一次又一次告吹。

每天早出晚归,水里泥里滚爬,老捉不到鳖,心里总觉得欠邹嫂的情。几天后,他佯装去捕鱼,把鱼篓、渔网藏在小河边的茅草丛里,悄悄地向三十多里外的县城走去。菜市场都是瞎嚷嚷叫卖野生鳖的小贩,却找不着一只真正的野生鳖。一不做,二不休,第二天、第三天再去。野生鳖好贵呵,他咬了咬牙,花了四百多元,终于从一个老渔人手里买回一只两斤多的老鳖。回到家里,天已黑了。邹嫂还在门口傻傻地等候,喜出望外,慌忙掏钱。

自己捉的,要啥哩钱呢。算我孝敬外婆的呗。他是按邹嫂儿女的辈分称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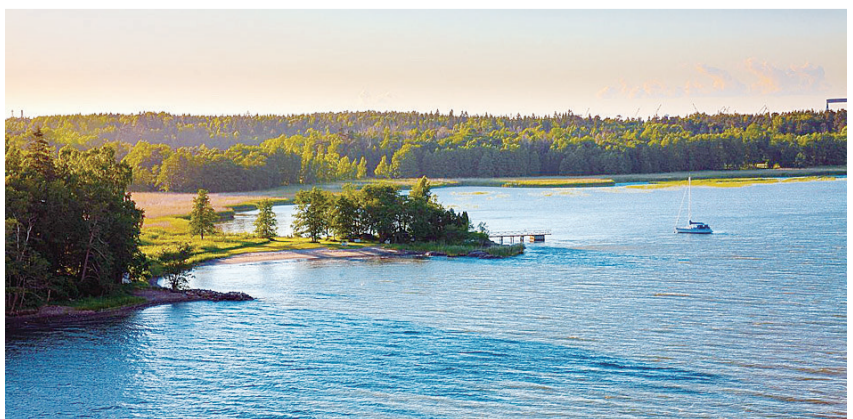
两人推来让去,大嘴执意不收钱。邹嫂沉下脸,那你还是留着去下酒。想了想,又道,这样好不?我家有辆摩托在闲着,就顶上这只鳖,你成天打鱼很需要。

好,外婆要吃鳖,包在我身上。其实,这条仅仅几丈宽的小江,一年都难捉上几只鳖。

邹嫂从他手上接过鳖,定定地瞅着他,你好好干,要争气。我一个表妹刚刚离了婚,待她心头平静了,我给你俩撮合一下。

邹嫂的娘喝了鳖汤,很见效,她隔三差五又在大嘴门口等候。大嘴很难为情,再去县城买?囊中羞涩,掏不出钱。为了兑现承诺,为了“外婆”早日康复,也为了邹嫂的表妹,他每天半夜起床,骑上摩托,赶到百十里外的湘江里去捕鱼捉鳖。

正逢秋汛,连日暴雨,河水猛涨,田垌间都成了一片汪洋。多天不见大嘴回来,邹嫂哭成了泪人。



种花

周丽

下班回来,一进门,就看见先生在阳台上侍弄花草。

我家的阳台被朋友称为“花圃”,因其四周花草繁多,四季如春而得名。欧阳修有诗云:“尚有俸钱沽美酒,自栽花圃趁新阳。”遇上天晴,拾掇完后再安坐一隅,手执书卷,偶尔放眼远望,只觉心如甘露,风景这边独好。

眼前的种花人穿着雨鞋拿着铲子,两手两脚脸上都是泥,他在潜心养花。

花啊,草啊,他都喜欢侍弄。这几年在他的精心爱护下,阳台上的花草们长得越发青翠妖娆。先不说易养活的芦荟、旅人蕉、龙须草和多肉植物,只看那那一盆盆的玫瑰、杜鹃,还有君子兰,一个个娇艳欲滴的样儿,就知道要护好它们有多难。而我呢,闲暇时也会帮着铲几抔土,浇几壶水,算是尽了心,更多的是欣赏自己的乐趣,就像以前大户人家的太太,自己生的孩子,不用屎尿把地锄劳,只需每隔一段时间令奶娘将孩子穿戴齐整了抱到跟前上下瞧个仔细,再逗弄一番,便是尽了“为娘”之职了。

其实,论职业,我也是不折不扣的园丁,正儿八经的。区别只在于我不是拿花铲,而是握粉笔,持激光笔,操键盘。育花多年,可谓资深花匠。

笑问种花人,你种花为了什么?就知道要护好它们有多难。而我呢,闲暇时也会帮着铲几抔土,浇几壶水,算是尽了心,更多的是欣赏自己的乐趣,就像以前大户人家的太太,自己生的孩子,不用屎尿把地锄劳,只需每隔一段时间令奶娘将孩子穿戴齐整了抱到跟前上下瞧个仔细,再逗弄一番,便是尽了“为娘”之职了。

扪心自问,我种花为了什么?竟一时不能回答。

正踌躇,透过这一片翠艳,我依稀看见了当年那个瘦削青涩的我,细雨蒙蒙中,擎着一把青绿长柄伞,提着偌大一袋书,拖着桶子盆子等用品,趟过一段坑洼难行的泥水路,来到了学校……

五十多个十四五岁的孩子,安安静静地坐在教室里,望着那一双双清澈如泉的眼睛,我不由得一阵阵心里发慌,早就备好的一通话也不知是如何说完了。

那一年我22岁,头一回当班主任。

送饭

谭圣林

“双抢”一开锣,全家就像进入一场季节大战,抢收早稻抢插晚稻。

天刚蒙蒙亮,父亲就装满一袋早早煮熟的红薯,带着新林哥,我和林燕妹妹来到牛形垄脚脚下,摸着大雾下田,挥镰杀禾。父亲手掌粗,左手一把抓四五莠,右手一镰下去齐齐放倒。新林哥手脚快,莠莠秒杀,不到一个时辰,一个五担丘(一亩田)的早稻禾就悉数躺平。

每人啃两个红薯后,打谷机开始“轰隆隆”运转起来,兄弟两个合着脚,踩得打谷机响彻云霄。父亲和妹妹小心地收拾一把把活蹦乱跳的谷子,装进一个个饿空了大半年的麻布袋。等装满板车,就拖回去让母亲晒干。

父亲说,今年收成还算好,等交了公粮,卖了谷,三兄妹秋季开学的学费就有着落了。

约摸12点半,肚子开始呱呱叫,母亲也准时送饭来了,两大盆,一盆是红薯饭,一盆是辣椒炒茄子。

母亲在柳树荫下摊开一层稻草,把饭菜摆在上面。

“唉,有搞得手脚麻,忘记带筷子了。”母亲说。

“不要急,我有办法。”新林哥爬到柳树上,掰了一把枝条,父亲用镰刀刨光,就成了筷子。一家人蹲成一圈,吃得香气扑鼻。

偶尔有蚂蚱跳到菜碗里,柳叶子掉到饭碗里,父亲伸手捻着一丢,全家人惊得哈哈大笑。

饭菜没什么油水,加上天气热,干活出盐汗,母亲做菜盐放得重。吃罢饭口干,新林哥就到山脚下小溪里舀几大碗冰凉的泉水,腾腾热气顿时在肚子里化成“咕咚咕咚”的响声。

家里要建房子了。去工地有几公里路程。这些年,我们三兄妹先后考学入职,在各岗位上忙碌。为了尽量减少麻烦事,一家人商量,建房实行包工包料。

打桩,做地脚梁,砌墙,浇筑水泥板,几位工人师傅忙得热火朝天。

母亲也开始忙活起来,每天都要起个大早,烧起柴火,熬一大锅稀饭。站在灶背,母亲用竹筷子不停地搅匀,生怕稀饭粘锅烧糊。

父亲戴个草帽,骑着单车,赶到县城,买些包子馒头油条之类的赶回来。

上午11点左右,父亲就装好稀饭和面点送到工地上,喊师傅们歇口气,吃一顿点心。

有一个星期,母亲感冒住院,父亲在医院照顾,就抽空买好点心,叫摩的司机按时送到工地上。

虽是头一回,却也不觉得有多生疏。跟孩子们一起晨读,与他们一起谈心,和他们一起打扫卫生死角,陪他们一起绕校园长跑,背着菜蔬去石峰公园烧烤,坐公交车去敬老院看望老人……哦,和学生在一起的点点滴滴太多太多了!犹如发生在昨日。

日子像盛在筛子里的细沙,一点一点陆陆续续地洒在了教室里,洒在了寝室里,洒在了操场上……有知悉学生生病时的紧张,有指导学生荣获大奖时的欢喜,有目送学生毕业离校时的惆怅,更有闻得学生工作顺心时的欣慰,当然,还有许多简简单单的快乐……

那是2003年吧,走进教室,我乍然发现学生变大变高了。是的,学校开始招高中毕业生了。想当年,跟着他们一起背诵《谏逐客书》,一起朗读《一棵开花的树》,一起阅读《战争与和平》,一起模拟职场沟通的场景,一起探讨校园爱情的利弊……至今历历在目。

这些年,一届又一届学生由满脸青涩到自信从容,怀揣梦想走出校门,在社会生活的大熔炉里淬炼成钢。而我呢,先后任班主任,再任教研室主任、专业负责人;参加各类教学比武,学习新的教学平台,辅导学生毕业设计;搞科研,评职称,忙备课……

那筛子里的细沙就在这些忙忙碌碌中一点点洒下去了。一晃已是22年,那是一段和学生一起筑梦、追梦、圆梦的日子啊,蓦然惊觉,鬓边已现斑斑白发!

这时,一阵微风吹来,翠绿的龙须草发出了窸窣窣的声响,淡淡的栀子花香弥漫在我的周围。沁人心脾!

再扪心自问,种花多年,究竟是为了什么?

看着眼前这一切,有青的草、绿的叶,还有各色鲜艳的花,一个个挨挨挤挤,光彩夺目,我不禁笑了。纵使容颜流逝,芳华褪去,唯一不变的是停留在心底的那份执著。依心而行,无愧此生,我想我会用毕生的时间来回答这个问题。



神农风

避暑

(外一组)

刘克胤

昼夜汗如浆,坐立无安宁。哪得清凉界,免却暑气蒸。驱车四百里,径直去炎陵。暂住桃源洞,忽生世外情。日毒重荫隔,火龙何处行。野花共心赏,大木尽天成。冰雪石溪水,幽闲空谷风。已忘身为患,静虑一羽轻。薄暮鸟归宿,树上乐争鸣。人言山有虎,我竟不相逢。

龙潭水库

地处株洲市渌口区龙潭镇紫云村、大花村和同古村境内,蜿蜒8公里。夏日日游,兼得清凉与妙趣。

一 世人无知,幽居山反锁。客至不相留,谁与说寂寞。

二 清凉自一隅,寻常远尘流。飞鸟去还来,山与人俱乐。

三 青山照碧影,白鹭栖林梢。一子发呆坐,二人打水漂。

四 日暮生烟霭,归云不乱怀。巡山一耆老,荒径评人来。

犀城,你好吗

(外一首)

尹晓华

走了一千公里,还不够远吗 如果不够,再加上二十年的往返 熟悉而又陌生的犀城 你还好吗 我总是无厘头地牵挂着你 你呢?是否也在盼我归来

我穿过几千重山、几千重水 来到你身边 只为重温你的柔、你的暖

看了你一夜的灯火,还不够多吗 如果不够,再加上烧酒 烈烈的,把心烫给你

熙熙攘攘,车马如流 我来,挤得你心疼吗 还是,你要用十里繁华来留住我这千里漂流的浮萍

是我偷走了你的丹青 还是你把山水早就种在了我的心里 让天涯两端成了一别两念

梦里的合欢花 在东阳公园开得好艳 我的多情在清晨的紫薇花瓣上悄然摇曳

忘川

银河 星星忽然坠落 如你的眼 掉入我的眸

阡陌 风尘过客 是孤独的我在你的眉间 久久停留

凡尘中缘起缘落 红帐花烛不是你我 万千花笺 飘过你的衣袖 我把故事写成歌 假装唱着公子的风流

这个繁花似锦的人间 哪一处有我的烟火 你这缥缈的羽衣 赋了我三千寂寞

梦太辽阔 心无所托 放下残笔放下所有 眼前不过一寻寻常说

投稿邮箱: zzfkw@163.com